

Tales of
A Female Nomad

游牧女

一个作家的环球文化苦旅

〔美〕丽塔·戈尔登·格尔曼 / 著
何佩桦 / 译

之歌

告别尘世生活 迈向自由之路

 上海達東出版社

第101号 (C) 2006 上海译文出版社

Tales of A Female Nomad

游牧女之歌

一个作家的环球文化苦旅

〔美〕丽塔·戈尔登·格尔曼 / 著
何佩桦 / 译

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游牧女之歌 一个作家的环球文化苦旅

著 者 / [美]丽塔·戈尔登·格尔曼

译 者 / 何佩桦

特约编辑 / 黄曙辉

责任编辑 / 张安平

装帧设计 / 张志全

版式设计 / 李如琬

责任制作 / 晏恒全

责任校对 / 周国信

出 版 / 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(200336)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<http://www.ydbook.com>

发 行 /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制 版 /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

印 刷 /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装 订 / 上海张行装订厂

版 次 /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/ 268 千字

印 张 / 10.75

印 数 / 1—5100

图字:09-2004-298 号

ISBN 7—80661—952—6

I·101 定价:24.00 元

献给

我所爱的简、米奇和梅利莎
以及记忆中挚爱的双亲
弗朗西丝和艾伯特·戈尔登

前言

生活方式不只一种

我是现代游牧人。我没有永久住址，除了身边带的东西别无长物，我几乎不知道六个月后我会在哪里。我浪迹天涯，没有计划，凭直觉引导，信任与人交流，经常等待意外机缘。

我热爱人类。不同于传统游牧人，我来到一地，定居在当地人家中，有充分时间分享他们的每一天，了解他们生命中的变化，分享他们的秘密。我曾与人同住茅草屋，睡在他们的宫苑，在仪式中与他们一同膜拜。我也曾与世界各地的妇女一道做菜。

从1986年的那一天，在我四十八岁即将离婚的前夕，我全盘思考了一番。生活方式总不只一种吧！

的确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前言 生活方式不只一种	1
-------------	---

墨西哥之篇	1
-------	---

第一章 缘起	3
--------	---

第二章 萨波特克村	19
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在帕伦克与洛杉矶释放自我	36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危地马拉之篇	47
--------	----

第四章 学习	49
--------	----

尼加拉瓜之篇	67
--------	----

第五章 告别政治无知	69
------------	----

以色列之篇	89
-------	----

第六章 根	91
-------	----

加拉帕戈斯群岛之篇	107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七章 真正的自由	109
-----------	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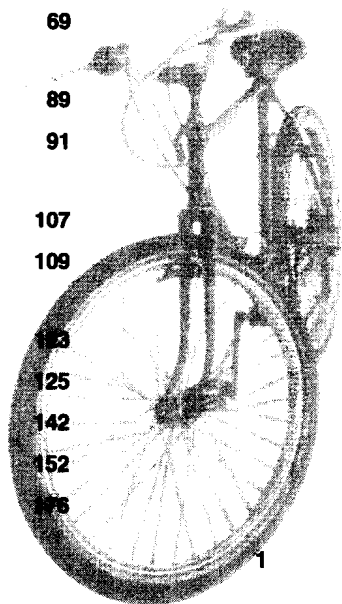
印尼之篇	123
------	-----

第八章 婆罗洲的森林	125
------------	-----

第九章 红毛猩猩营	142
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章 抵达巴厘岛	152
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一章 通灵	175
---------	-----



美国之篇	197
第十二章 返美	199

印尼之篇	207
第十三章 伊里安查亚省:高地区	209
第十四章 伊里安查亚省:阿斯马特之乡	230
第十五章 前往马斯	2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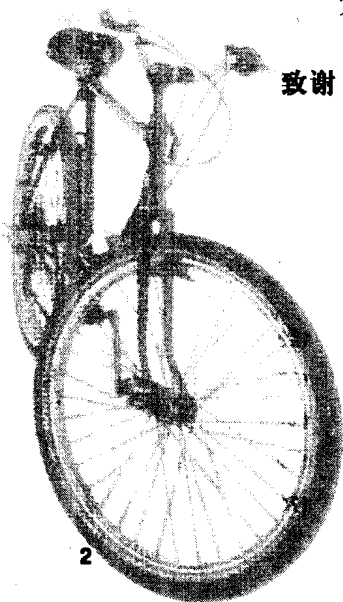
加拿大 / 美国之篇	261
第十六章 温哥华与西雅图	263

新西兰之篇	277
第十七章 经巴厘岛到新西兰	279

泰国之篇	307
第十八章 在泰国挑逗味蕾	309

美国之篇	327
第十九章 持续进行的旅程	329

致谢	333
----	-----



墨西哥之篇



第一章 缘起

1985年。

我过的是别人的生活。这生活不错，充斥着高雅餐厅、有趣的人、奥斯卡奖及葛莱美奖之类的盛事。结婚二十四载的丈夫与我，偕同名人雅士共餐，抢先全球各地人士观赏到新片试映，应邀参加洛杉矶所有的新书发布会。

由于他担任数家顶尖杂志社的编辑顾问，让我们得以创造出得天独厚、五光十色的生活。然而身处其境的我察觉自己并不喜欢得天独厚的感受，而五光十色也令我不自在。我住在一个为人量身定做的造型世界，我却不再是其中的一员。

我喜爱二手旧货店甚于高级百货店，喜爱本田甚于梅塞德斯，喜爱穷人免费厨房甚于慈善晚宴。我的房子太大；我的花园太整洁；我的美国白人朋友太多。

大约在五年前，我开始察觉自己少了些什么。当时在飞机上，邻座坐了一个身着及地夏威夷传统袍、脚蹬凉鞋的女子。她跟我说她的职业是为全球各地的船长预约航旅，刚从地中海、亚得里亚海及墨西哥湾回来。在她向我述说她的旅行时，泪水滑落我双颊。

“真抱歉，”我羞赧地说：“我不明白自己怎么回事。”我擦擦眼睛。

然而我明白怎么回事。我为我失落的灵魂而泣。女子说着说着，让我回想起我曾经梦想环游世界、顺流亚马逊河泛舟、与原住民围火而坐，分享他们的食物与生活。我曾喜爱过这个梦想家。她有胆识、有理想……如今却已不知去向。丈

夫对船只或原住民文化都不感兴趣。

“假如我搭船旅行，”我对女子说：“我要三样东西：一个老于世故、有满腹传奇故事与人生哲学的老船长；喜欢唱歌的船员；还要一个历史丰富的地方。我不喜欢瘫死在沙滩上。”

她毫不考虑地说：“那就去搭加拉帕戈斯群岛(Galápagos Islands)的‘底格里斯号’(Tigris)吧。”

三个月后，我撇下我丈夫，只身登上“底格里斯号”，游览壮观的火山群岛，与海狮及蓝足鲣鸟交流，在热带水域中潜游，接触神奇的万物。我从此不再是原来的我。

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归返后，我蛰伏已久的冒险热情重新燃起，五光十色的生活转为灰色调。美食佳肴、不对外公开的媒体放映会、音乐演奏会、晚宴派对、剧院之夜，刹那间都成了空洞的取代品，取代发现、学习、对未知的洞悉。

我知道我无法周游世界，假如不是我想维持婚姻的话；然而我确是已婚之身。经历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之行后，我的人生需要更多的东西。我想到了折衷做法。我要去研究所念人类学，在书本中获取探险。

时机正好。我的两个孩子不再需要一个全职母亲。米奇在柏克莱念大一，简即将高中毕业。

身为童书作家的我堪称事业成功。我喜欢任想象力恣意驰骋，喜欢走访小学，乐于接受大半来自低年级老师的适度赞赏。但是我欢天喜地地放下工作，投入研究生的行列。

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度过未来四年，研读民族志、跟随曾在异国文化生活过的人类学者做研究、看影片、上课。1985年，我已完成大部分的博士课程，准备挑选一个地点与题目写我的论文。我丈夫虽然对我必须花时间读书多加忍让，但恐怕不会陪我或支持我待在某个发展中国家做一整年的田野考察。因此，我计划以洛杉矶的城市部落写我的论文。

与此同时，我们的婚姻摇摇欲坠。多年来，我们的兴趣及

个性差异让我们渐行渐远。我基本上是个慵懒的人，时而漫不经心。我不仅容易原谅他人的错，也容易原谅自己；我偶尔觉得有必要看情形调整自己的行事准则。他则是个完美主义者，可靠、正直、敏捷。他对自己的要求高，对他人期望也高。我们发觉彼此之间常起小争执。情况每况愈下，往往以争吵结束。

终于，在又一次严重口角过后，我提议彼此分开两个星期。我告诉他，我需要时间独处，思考婚姻出了什么问题，找出解决方法。我说我回来的时候，让我们试试婚姻咨询。他同意彼此分开一阵子并找人咨询，但又说两个星期不够。他提议两个月，在这期间，我们两人都有与其他人交往的自由。

他的回答令我惊恐。八个星期的独立自主跟分开两个星期让脑袋清醒，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。而我甚至不曾有过与他人约会的想法。我没有把握能否在结婚二十四年之后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；我并不真的想这么做。但我接受了他的提议。他走出房间之后，泪水滚落我的双颊。如同我们近来的多次对话，我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，我明白一旦我提出暂时分开的想法，我便不再能掌控他的反应。

如果是分开两个星期，我或许会住进洛杉矶附近的旅馆。可是住两个月的旅馆实在太久。我决定去墨西哥：我朝思暮想、丈夫却从不想去的地方。

我走的时候，我们都担心这不只是“分开一阵子”。

在墨西哥城里

我浑身无力地步下飞机扶梯，走入炎热的墨西哥城（Mexico City）。我双眼通红，鼻塞，脑袋感觉像装满了铅块。我不曾如此恐惧。我已踏上一条我未曾计划的路径。

我把双手滑入背包底下，遵循指示牌走出航空站。尽管

头重脚轻，四周乐声般的西班牙语却令我感到温暖。打从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(Bridgeport)巴席克中学(Bassick High School)二年级第一天上詹姆斯太太的初级西班牙语课起，我便爱上这语言。

我走出去的时候，五个手里挥舞着宣传册的年轻男子前来招呼。我选定的旅馆看样子还可以，价格公道，而且我用不着付计程车费。反正我在这里只待两个晚上。再过两天，我将在库埃纳瓦卡(Cuernavaca，墨西哥中南部，墨西哥城以南六十公里处——译注)开始西班牙语课程；学校已为我安排好寄宿家庭。这是我这两个月的唯一计划。

我到旅馆登记住房的时候是晚间七点半，让我有充分的时间整理梳洗，找一家餐厅吃晚饭。就在我对墨西哥菜垂涎不已的同时，我才发觉活了四十七年的我从不曾在餐厅单独用餐。年纪轻的时候，我有许多朋友和我一道吃饭。我二十三岁结婚，于是有丈夫陪伴。我从不曾独自一人外出吃饭……我也不想从今晚开始。

我打电话叫客房服务。

“Discúlpeme, Señora. No hay comida en el hotel.”中学学的西班牙语让我记得这些字。旅馆没东西吃。

在我考虑外出的时候，一幕预设的影像在我脑海中播放：坐在餐桌前的我，刻意装得心满意足。餐厅里坐满开怀聊天的人。我是唯一的落单者。他们盯着我，怜悯我，猜想我来自何处、为何形单影只。

我坐在床上，想到必须选定某家餐厅前往，佯装愉快用餐，而后返回旅馆。如何挑地方？搭计程车或走路？这一带安不安全？

我做不到。我宁可饿肚子。

于是我冲了澡，穿上睡衣，拿着旅游指南躲入被窝。明天我要去市场。我拟好前往中央市场的巴士路线，熄了灯；饥肠辘辘、彷徨无助的我，仿佛与躺在床上的躯体两相分离。这个

有生以来第一次独处、住在异乡旅栈的人是谁？我为何在这里？我做了什么？我感觉像在演一出戏，依循某个陌生人撰写的剧本。部分的我深感惶恐；但内心深处的我，对即将踏入未知而感到兴奋。

小时候的我喜爱未知。每年夏天，父母、哥哥、狗儿“胡椒”与我一家人开车出游一个星期。我父亲开车，母亲坐他身边，地图搁在大腿上。有时候，我母亲说：“右转。”我父亲脸上便出现一种逗趣的表情，并且向左转。不出几分钟，我们便迷了路。然后我们只好敲农家的门问路（事情老发生在我们陷身乡下时）。有时我们应邀参观新生小牛，或观看母牛挤奶。通常我们可以撒把米喂鸡吃。迷路意味冒险，我喜欢得很。我已多年未曾迷路，也不记得上回步入未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。

清晨六点半，我走上街。天气晴朗，西班牙语在四周吟唱，车子在早晨高峰时刻之前奔驰于城中。清晨具有一种我喜爱的特殊活力。我决定步行两英里路去市场，沿途找东西吃。

我从侧门进市场，立即被彩罐（piñatas）包围：米老鼠、高飞狗、唐老鸭，以及各式各样裹着彩色混凝纸的动物与外星人。他们站在地上，悬在我头顶上，数以百计的驴和恐龙、猫与龙、男孩女孩、猪与虫。五彩缤纷的颜色在我眼前打转，并随着某处喇叭播放出来的萨尔萨舞曲（salsa）摇臀摆首。我也随着摇摆。铜管演奏、敲击感强烈的加勒比海节奏极富感染力。

然后我离开彩罐堆，进入鳄梨堆，绿色、棕色的鳄梨一大摞一大摞堆在印花油布上。接着是一丘丘芳香的芒果，与凤梨争奇斗艳。一摊摊木瓜，有红、有黄、有绿；大大小小、环肥燕瘦的香蕉；种类繁多的新鲜辣椒与番椒，晒干后堆放在一格一格小格子中；黏果酸浆（tomatillos）、豆薯（jicama）、胡萝卜、番茄、一束束绿蔬。有一阵子，空气中弥漫着芫荽味，直到我经

过一张铺满牛至(oregano, 香辛调味料, 或名俄勒冈香草——译注)的桌子才消失不见。过了几秒钟, 我在一张铺满南瓜花的桌前停下来, 猜想它们的滋味。

摊棚里头有好多小孩。婴儿躺在来回摇荡的小吊床里, 九岁孩童向顾客拉生意: “夫人, 买我的西瓜。好吃。甜哦。”

飘扬在蔬果之间的乐声是一种如泣如诉的相思情歌, 我在洛杉矶从墨西哥电台听过这种音乐。它称作“牧场情歌”(ranchero)。音乐虽哀伤, 却令人浑身轻飘飘。昨夜的恐惧已化为兴奋。

我经过一堆堆如山高的绿色、红色、棕色及锈色的糊团, 有三英尺高, 是墨西哥辣酱汁的重要材料, 丁香与大蒜、牛至与肉桂的香味。没有任何东西用塑料袋包装或用容器密封。

一切都摊在眼前任人嗅闻、观看、品尝、采购。各种色彩、气味、声音包围了我, 它们隶属于全心拥抱生命的文化。

至于肉, 有五十家小型肉铺。有脑、胃、肾、舌、蹄、尾巴和肠。肉贩在巨型砧板上拍肉敲肉, 把红色肉块拍软。他们将黄鸡剖开剁碎, 鸡吃的饲料是金盏菊, 因此皮肉呈金黄色。鸡头堆这儿, 鸡脚搁那儿, 内脏也分门别类摆放着。

肉贩们切牛肉、剁猪肉, 磨刀、磨砧板。劈剖、拍打、敲击。如一支壮观的打击乐团, 乐器自成一格。

购物者挤满走道, 拎着绳袋、塑料袋与布袋, 袋子里装满以报纸包起的采购品。我走在他们当中, 享受摩肩接踵的感觉。

我钻动身子穿越人群, 盯看及腰高的大瓮里的白色浓脂, 以及大桶大桶称作“马萨”(masa)的白色玉米粉面团。在彩罐篷底下一路走来所感受的狂喜, 让我忍不住笑容满面。探索一个一无所知的世界, 发现新气味, 走在几乎无人察觉我是少数民族的地方, 淹没在群众当中, 这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。

我循着嗅觉来到市场的小吃区。香肠滋滋油炸、热汤汩

汩沸腾、红椒正在火烤。我在一张野餐桌前坐下来吃东西，面带微笑，四周围绕着说西班牙语的妇女。我啃着薄脆饼(quesadilla)，包的馅是拉得长长的瓦哈卡(Oaxaca)乳酪以及一条条绿甜椒。

“Muy sabrosa.”好吃，我朝坐在我右手边的女子说。她问我是哪里人。我答了些简单问题，问她贵姓大名。在我们的对话辞穷之际，我移往另一桌，尝一碗南瓜花汤(sopa de flor de calabaza)，里头有大蒜、洋葱、小胡瓜、玉米粒、绿蔬叶以及鲜黄色的南瓜花，上面撒了甜椒丝。香料的搀和，各类蔬菜的口感，汤头的浓度，正如墨西哥人民，极具风味与热情。12点钟左右，在市场逛了将近五个钟头之后，我走向人类学博物馆。我对博物馆、教堂或多数旅游景点向来不感兴趣。但我徜徉其中时心想，我希望搬进这些密闭的实景装置中，与这些人同住同乐，与他们的家人烧饭进食。我想体验他们的生活，而不是隔着玻璃观看他们。许多陈列品所代表的文化已经绝迹；但是今日的墨西哥住着许多活生生的原住民。我多么希望与他们生活在一起。

忽然，我第一次想起，这两个月当中，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无须经过任何人批准。我可以随意下决定，随性所至，冒任何险。对我来说，这两个月要做的不是与男人约会或者同居，而是去做和我先生共处时无法做的事情。我看着玻璃展示柜里的一户萨波特克(Zapotec，居住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美洲印第安人——译注)人家，决定在这趟墨西哥之旅当中，去某个萨波特克村落待一阵子。

五点钟不到，我想到晚饭的事，昨日的恐惧又回来了。我害怕的不是人；我喜欢去市场，置身在人群之中。我也不是害怕遭人伤害或洗劫；我不是杞人忧天的悲观者。我感受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惧怕，根植于青春期：怕被人看见我孤单一人。孤单一人意味你缺乏人气。孤单一人意味你没有朋友。孤单一人表示你是局外人。在墨西哥城的氛围下，其实根本无关

紧要。然而从十几岁持续至今的残存恐惧难以甩掉。在人人看得见我的地方单独用餐，就等于向世界昭告我的无能。

我明白自己的感受极其愚蠢。但我仍不想单独用餐。我需要找人陪我吃饭，任何人，男女老少、一家人、落单客、三岁小孩。我向来不回避与陌生人说话。找谁不重要；我需要的是桌子对面坐个人。

我断定最容易、最稳当的方法是去一家好一点的旅馆找伴吃饭。我阅读旅游指南，前往市内最贵的旅馆，坐在游泳池畔的一张躺椅上，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悠闲自得。

在我躺椅旁边竖着遮阳伞的桌边坐了一家人。“你们打哪儿来？”我开口问道。我们谈起墨西哥城、小孩、纽约（他们来的所在，我从前的住处）。一个钟头后，他们召集孩子一同离去。他们自成个体；用不着我加入。

隔了几张躺椅，单独坐着一名男子。我心想，他可能在等候拎着购物袋满载而归的妻子。管它呢，试试也无妨。我对他微笑点头，开始交谈。他是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（Indianapolis，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首府——译注）的工程师，一个人到此地出差。

“我自己一个人旅行两个月。”我回答他的问话。

“有没有碰上难题？比方，晚饭怎么处理？”

好极了。好极了。“这是不是邀请？”我问。当然不是。“是的话，我欣然接受。”我试着让自己的口气听起来不像调情。

他笑了，跟我说他正在等朋友联络，他朋友通常早晨来电。他怀疑是不是搞错了传达信息。假如没接到他朋友的消息，他乐意与我共餐。我们做好见面的安排。

我回旅馆，对自己的巧思感到满意。我洗了澡，换穿衣服。然后电话铃响。他的朋友已来电；我们的饭局取消。重回原点。好吧。另找一家旅馆重新出发。时间是晚上八点十五分。